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四百六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臺省部

識量

夫深智内朗沈幾獨運周物而不殆謀事而有成先見表於未形遠慮出於羣萃斯識量之謂也二漢而下臺省為多賢焉咸以雍容侍從周旋宥密典司政要總率官屬備預切近之問對闗決中外之敷納故其僉諧之

重是為俊選之首乃有緼天人之深識達古今之治體洞悉情偽周知損益當詢謀之攸及或議論之並作而能斟酌當世之務揣摩敵人之心言必有中舉無遺策觀其鈎深致遠可施於久大臨機制變足拄乎糾紛雖復用舍之有殊才志之相戾其於遺風嘉話皆足以聳來者之聽焉

後漢宋均明帝時為尚書令性寛和不喜文法嘗以為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

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繇而作及在尚書嘗欲叩頭爭之以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

鄭泰字公業靈帝末何進輔政徵用名儒以泰為尚書侍郎加奉車都尉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為助泰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饜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將肆其心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德據阿衡之重任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其

監不遠又為陳時之要務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穎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專權廢帝

魏董昭字公仁文帝初即王位昭為侍中時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鋭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為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覇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

禄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幸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須有勑渡之詔猶必沉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詔勑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至

劉曄文帝黃初元年為侍中詔問羣臣令料蜀主當為關侯出報吳不衆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關關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彼之謀欲以威武自強勢必用衆以示其有餘且關侯蜀主義為

君臣恩猶父子關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蜀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獨瞻曰吳絶在江漢之表無内臣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迫内困然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欲興衆伐之瞻諫帝以為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帝不聽五年帝幸廣陵泗口命荆揚

州諸軍並進會羣臣問孫權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帝乃旋師云卿策之是也

司馬孚文帝時為黄門侍郎時孫權稱藩請送任子當遣前將軍于禁還久而不至天子以問孚孚曰先王設九服之制誠以要荒難以德懷不以諸夏禮責也陛下

承緒遠人率貢權雖未送任子于禁不至猶宜以寛待之畜養士馬以觀其變不可以嫌疑責讓恐傷懷遠之義自孫策至權奕世相繼惟强與弱不在一禁禁之未至當有他故耳後禁至果以疾遲留而任子竟不至

衛臻文帝時為侍中吏部尚書帝幸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抗衡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及明帝即位後遷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將

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使天下馳騁而起矣後加光禄大夫諸葛亮出斜谷征南上將朱然等軍已過荆城臻曰然吳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為勢以綴征南耳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帝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内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為慮車

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帝到尋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毋丘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按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姓公孫名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修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

孫資文帝黃初初為中書令明帝即位加散騎常侍尤見寵任時諸葛亮出在南鄭議者以為可因大發兵就討之帝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

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
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與天下騷動
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
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懾强寇
鎮静疆埸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吴
蜀二虜必自罷弊帝由是止時吴人彭綺又舉義江南
議者以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資曰鄱陽宗人
前後數有舉義者衆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常密

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萬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搉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不能為權腹心大疾也綺果尋敗亡帝又詔資曰吾年稍長又歷觀書傳中皆歎息無所不念圖萬年後計莫過使親人廣據職勢兵任又重今射聲校尉鈌又欲得親人誰可用者資曰陛下思深慮遠誠非愚臣所及書傳所載皆聖聽所究向使漢高不知平勃能安劉氏孝

武不識金霍付屬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真還時親詔臣以重慮及至晏駕陛下即祚猶有曹休外內之望賴遭日月銜勒不傾使各守分職纖介不問以此推之親臣貴戚雖當據勢握兵宜使輕重素定若諸侯典兵力均衡平寵齊愛等則不相為服不相為服則意有異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四百選授校尉如其輩類為有疇匹至於重大之任能有所維綱者宜以聖恩簡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人漸殊其威重使相

鎮固於事為善帝曰然如卿言當為吾遠慮所圖今日可參平勃仵金霍雙劉章者其誰哉資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聖凡所進用明試以功陳平初事漢祖絳灌等謗平有受金盜嫂之罪勃以吹簫引彊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跡然後知可付以大事霍光給事中二十餘年小心勤慎乃見親信日磾匈奴以至孝質直特見擢用左右尚曰妄取休屠兒而重貴之平勃雖安漢嗣其終勃被反名平劣自免於呂顉

之讒上官桀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誠知人之不易為臣之難也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别

劉劭明帝時為散騎常侍時聞公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為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効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寛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彌晏等首

傳蝦齊王正始中為尚書常以為秦始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魏因循以至于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弘致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謂是也欲改定官制依古正今遇帝室多難未能革易

鍾毓齊王正始中為散騎侍郎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毓與書曰竊以為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干羽可

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於江關騁韓信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君侯詳之爽無功而還後高貴鄉公正元中毓為尚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議自詣壽春討誕會吳大將孫壹率衆降或以為吳新有釁必不能復出軍東兵已多可須後間毓以為夫論事料敵當以已度人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吳國孫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百吳之所失蓋為無幾若壽春之圍未解而吳國之内轉安

未可必其不出也大將軍曰善遂將航行淮南既平為青州刺史後加將軍

鍾會為黄門侍郎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為司空時會喪寧在家策誕必不從命馳白文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後誕果反

吴闞澤字德潤文帝時為中書令諸官司有所患疾帝欲增重科防以簡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類也

晉荀勗字公會武帝時為中書監加侍中帝議遣王公之國帝以問勗勗對曰諸王公已為都督而使之國則廢方任又分割郡縣人心戀本必用嗷嗷國皆置軍官兵還當給國而闕邊守帝重使勗思之勗又陳曰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軍國各隨方面為都督誠如明旨至於割正封疆使親疎不同誠為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揺動必使人心忽擾思惟竊宜如前若於事不得不時有所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

節度其五等體國經遠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其於實事畧與舊郡縣鄉亭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不以為恨今方了其大者以為五等可須後裁度凡事雖有久而益善者若臨時或有不解亦不可忽帝以勗言為允多從其意時又門下啓通事令史伊羡趙咸為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勗勗曰今天下幸賴陛下聖德六合為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稱程咸張惲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為政皆愚臣所未達昔張釋之諫漢文

謂虎圈嗇夫不宜見用邴吉住車明調和陰陽之本此二人豈不知小吏之惠誠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荀攸典刑獄明帝時猶以付内常侍以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中同號耳又頃言論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者相尋矣多云尚書郎大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幹誠吏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擾臺閣臣竊謂不可

張華為中書令時杜預畫平吳之計武帝未從後帝與

華圍棊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彊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

李憙武帝時為僕射時涼州虜寇邊憙唱義遣軍討之朝士謂出兵不易虜未足為患竟不從之後虜果大縱逸涼州覆沒朝廷深悔焉

杜預為度支尚書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

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武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功

山濤為尚書僕射武帝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常講武于宣武塲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

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焱起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言焉

郗鑒明帝時為尚書令王敦專制內外危逼鑒遂與帝謀敦既而錢鳳攻逼京都假鑒節加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鑒以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軍號以尚書令領諸屯營及錢鳳等平溫嶠上言請宥王敦佐吏鑒以為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貴仗死之節昏亡之主故開待放之門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居逆亂之朝無出關之操準

之前訓宜加義責又奏錢鳳母年八十宜蒙全宥乃從之

卞壼成帝時拜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時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為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為惡滋蔓不可復制此是鼂錯勸漢景帝早削七國事也當時議者無以易之壼固爭謂亮曰峻擁彊兵多藏無賴且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遠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壼

知必敗與平南將軍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懐此於邑溫生足下柰此事何吾今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羣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誠桓桓交須接鋒履刃尚不知便可即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為外藩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若卿在内俱諫必當相從今内外戒嚴四方有備峻凶狂必無所至耳恐不能使無傷如何壼司馬任台勸壼宜畜良馬以備不虞壼笑曰以

逆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
荀𫄨為尚書左丞咸和中桓温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
封温𫄨言於帝曰若温復假王威北平河雒修復園陵
將何以加此於是乃止
王述海西公太和中遷散騎常侍尚書令每受職不為
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其子坦之諫以為故事應讓
述曰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
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初桓温平

雒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温欲以

虚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

議欲移雒陽鐘簴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

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鐘簴

温竟無以奪之

王彪之為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遽使彪

之舉可以代奕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鑒簡文曰人

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温居上

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在一門亦非深根固帶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頷曰君言是也

車胤字武子為中書侍郎太元中議郊廟明堂之事武子以明堂之制既甚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順時乎九服咸寧四野無壘然後明堂辟雍可光而修之時從其議

宋何承天太祖時爲尚書左丞元嘉中故司徒掾孔邈奏事未御邈已喪殯議者謂不宜仍用邈名更以見官奏之承天議曰既没之名不合奏者非有他義正嫌於近不祥耳奏事一却動經歲時𥚁明之世事從簡易曲嫌細忌皆應蕩除

何尚之爲吏部尚書劉湛誅後左衛將軍范曄任叅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太祖宜出爲廣州若在内釁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帝曰始誅劉

湛等方欲超昇後進𣆶事迹未彰便預相黜斥萬方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為信受讒説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變也𣆶後謀反伏誅

蔡廓為禮部尚書太祖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僚奉迎廓亦俱行至潯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别廓謂曰營陽在吴少帝被廢為營陽王幽于吴郡宜厚加供奉營陽不幸卿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于世將可得耶時亮已與徐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

與人共計議云何纔轉背便賣惡於人及太祖即位謝晦將之荆州與廓别屛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二昆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耳

蔡興宗前廢帝時為吏部郎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繇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

末凡諸制度罕有存者興宗於都座慨然謂顔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至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宫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刋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後為尚書右僕射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欵泰始二年冬遣鎮軍將軍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宜撫之以和即安所蒞不過須單車使及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

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不測叛臣釁重必宜翦戮則比者所宥亦已弘矣況安都外據强地密邇邊關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前遂叛將生旰食之憂彭城險固兵强將勇圍之既難攻不可拔疆塞之虞二三宜慮臣為朝廷憂之時張永已行不見從安都聞大軍過淮嬰城自守要取魏軍永戰大敗又值寒雪死者十八九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聞至帝在乾明殿先名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名興宗謂休仁曰吾慙蔡僕

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殷琰據壽陽為逆遣輔國將軍劉勔攻圍之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帝使中書為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順之日陛下宜下手詔數行以相慰引今直使中書為詔彼必疑謂非眞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疑劉勔詐造果不敢降攻戰經時久乃歸順

南齊張融初仕宋孝武為攝祠倉部二曹倉曹以正月俗人所忌太倉為可開否融議不宜拘束小忌領軍劉

慟戰死祠曹議帝應哭慟否融議宜哭於是始舉哀

王融為中書郎時魏遣使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疏云若來之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司隷傳節復入關河武帝答曰吾意不異卿今所啓比相見更委悉事竟不行

梁王規為中書黄門侍郎高祖普通初陳慶之北伐剋復雒陽百僚稱賀規退曰道家有云非為功難成功難也羯寇游蒐為日已久桓温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

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威勢不接餽運艱難繼將是役也為禍階矣俄而王師覆没其識達事機多如此類

朱异為員外常侍普通五年大舉北伐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内屬詔有司議其虚實异曰自王師北討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歸罪法僧法僧懼禍之至其降必非偽也高祖乃遣异報法僧并勑衆軍應接授异節度既至法僧遵承朝旨如异策焉

傅岐為中書通事舍人太清元年豫州刺史湞陽侯蕭

淵明率衆伐彭城兵敗陷魏二年淵明遣使還述魏人欲更通和好勅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高澄此意當復欲繼好不乖前和邊境已得静寇息民于事為便議者並然之岐獨曰高澄既新得志其勢非弱何事須和此必是設間故令湏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湏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今若許澄通好正是墜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復新敗退今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若如愚意此和宜不可許朱异等固執高祖

遂從异議及遣和使侯景果有此疑累啓請追使勑但依違報之至八月遂舉兵反十月入寇京師請誅异三年還中領軍舍人如故二月景于闕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置部下當解圍還鎮勑許之乃于城西立盟求遣宣成王出送岐固執宣成嫡嗣之重不宜許乃遣石城公大欵送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望得解圍岐獨言於衆曰賊舉兵為逆未遂求和夷情獸心必不可信比和終為賊所詐也衆兵怨怪之及景背盟莫不

歎服

陳毛喜為五兵尚書參掌選事及衆軍北伐得淮南地喜陳安邊之術髙宗納之即日施行又問喜曰我欲進兵彭汴於卿意如何喜對曰臣實非智者安敢預兆未然竊以淮左新平邊疆未乂周氏始呑齊國難與爭鋒豈以弊卒疲兵復加深入且棄舟楫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為不若安民保境寢兵復約然後廣募英奇順時而動斯乆長之術也宣帝不

從後吳明徹陷于周帝謂喜曰卿之所言驗於今矣
後魏公孫邃為南部尚書時孝文與文明太后引見王
公已下帝曰比年方割畿内及京城三部於百姓頗有
益否邃對曰先者人民離散主司猥多至于督察實難
齊整自方割以來衆賊易辯實有大益太后曰諸人多
言無益卿言可謂識治機矣
宋弁為散騎侍郎孝文曾論江左事因問弁曰卿比南
行入其隅隩彼政道云何興亡之數可得知不弁對曰

蕭氏父子無大功于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德政不理徭役滋劇內無股肱之助外有怨叛之民以臣觀之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若匆殫其威身免為幸臣欽若等曰其后南齊武帝之后明帝以旅子嗣立髙武諸子誅戮皆盡

王叡為尚書令時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叡曰與其殺不辜寧赦有罪宜梟斬首惡餘從疑赦不亦善乎孝文從之得免者千餘人

李平宣武時為散騎常侍前來良賤之訟多有積年不

決平奏不問眞偽一以景明年前為限於是獄訟止息

武川鎮民饑鎮將任欵請貸未許擅開振恤有司繩以費散之條免其官爵平奏欵意在濟人心無不善宣武原之

張普惠孝明時為尚書右丞梁武帝弟子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欵朝廷遣使往迎普惠上疏請付揚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

韓子熙為黃門時爾朱榮擒葛榮送至京師莊帝欲面

見數之子熙以為崇元克自知必死恐或不遜無宜見之爾朱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熙莊帝恕而不責

北齊陳元康為散騎常侍初魏朝授世宗相國齊王世宗頻讓不受乃召諸將及元康等密議之諸將皆勸世宗恭膺朝命元康以為未可又謂魏收曰觀諸人但專欲誤王我向已啓若王受命朝置官僚元康叨忝或得黄門郎但時事未可耳

封隆之為侍中時高祖自雒還師于鄴隆之將赴都因

過謁見啓高祖曰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爾朱仲遠中復乖阻及討仲遠又與之同猜忍之人志欲無限又叱列延慶侯念賢皆在京師王授以名位此等必構禍隙高祖經宿乃謂隆之曰侍中昨言實是深慮

魏收為中書監時武成未發喪在內諸公以後主即位有年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焉收固執宜有恩澤乃從之

馮子琮為給事黄門侍郎武成既禪位後駐在晉陽既

居舊殿少帝未有别所詔子琮監造大明宮宮成武成親自廵幸恠其不甚宏麗子琮對曰至尊幼年纂承大業欲令執行節儉以示萬邦兼此北連天闕不宜過復崇峻武成稱善及武成晏駕僕射和士開先嘗侍疾秘喪三日不發子琮問士開不發喪之意士開引神武文襄皆秘喪不舉至尊年少恐王公有二心意欲盡追集涼風堂然後與公羣議時太尉録尚書事趙郡王叡先嘗居內預帷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臨淮

王晏定遠恐其矯遺詔出𡿺外任奪定遠禁衛之權因答云大行神武之子今上又見先皇傳位羣臣富貴者皆是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内貴臣無一改易王公以下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相比且公出門經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於是乃發喪

後周王悦為左丞久居管轄頗獲時譽侯景據河南來附仍請兵為援文帝先遣帝法保賀蘭碩德等帥衆助

之悅言於帝曰侯景於高歡始則篤鄉黨之情末乃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將職重台司論其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便離貳豈不知君臣之道有違忠義之禮不足蓋其圖既大不卹小嫌然尚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于朝廷今若益之以勢援之以兵非惟侯景不為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帝納之乃遣追法保等而景尋叛

崔猷為司會中大夫及陳將蔡皎來附晉公護議欲南

伐公卿莫敢言猷獨進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加撫循而創痍未復近者長星為災乃上玄所以垂鑒誡也豈可窮兵黷武而重其譴負哉護不從水軍果敗于翼為右官伯明帝雅愛文史立麟趾學士在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皆預聽焉及蕭撝王褒等與卑鄙之徒同為學士翼言於帝曰蕭撝梁之宗子王褒梁之公卿今與趨走同儕恐非尚賢貴爵之義帝納之詔翼定其班次於是有等差矣

隋李德林為内史令開皇元年勅令與于翼高熲同修律令令班後蘇威每欲改易事條德林以為格式義須畫一縱令小有蹐駮非過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改張威乃止

盧昌衡為尚書祠部郎高祖常大集羣下令自陳功績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熲目而異之

裴矩為黄門侍郎從煬帝在江都時義兵入關帝令虞世基就宅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遥為處

分恐失事機惟願鑾輿早還方可平定

唐封倫為内史侍郎高祖常幸温湯行經秦始皇墓謂倫曰古者帝王竭生靈之力殫府庫之財營起山陵此復何益倫曰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自秦漢帝王盛為厚葬故百官衆庶競相遵倣凡是古冢丘封悉多藏珍寶咸見開發若死而無知厚葬深為虚費若魂而有識被發豈不痛哉高祖稱善謂倫曰從今之後宜自上逮下悉為薄葬

杜楚容為給事中貞觀四年太宗與羣臣議安邊之事楚容率爾而進曰遠方殊域未洽聖化難以德懷易以威服陛下納其降附處之河南夷不亂華聞之前典以臣愚見必為後患存亡繼絶列聖通規事不師古難以長久太宗甚嘉其言然國家方以懷柔為務未便從之

魏徵為特進知門下省事貞觀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太平後必有大亂大亂後必有太平今承大亂之後即是太平之運能安天下惟在得人公等既不能知

朕又不可通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于事何如魏徵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為難自知誠亦不易臣恐妄稱者衆不可行也

鄭惟忠中宗朝為黄門侍郎時議請禁嶺南家畜兵器惟忠曰夫為政不可革以習俗且吳都賦云家有鶴膝戶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擾耶遂寢

裴光庭開元中為兵部郎中玄宗將有事于岱岳中書令張説以大駕東廵京師空虚恐邊方乗間竊發議欲

加兵守邊以備不虞名光庭謀其事光庭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恩惠無不及百姓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邊釁何以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則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生戎心又非懷遠也有此三者則名實乖矣且諸蕃之國突厥為大贄幣往來願修恩好有年矣若遣一使徵其大臣赴會必欣然聽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我雖偃旗息鼓高枕有餘矣説曰善吾所不及因奏而行之

李揆肅宗時為禮部侍郎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特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未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囿亦不能摛其詞深昧求賢之意也及其試進士文章請于廷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于牀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縣是數日之間美聲上聞未及畢事遷中書侍郎平章事

顏眞卿肅宗在靈武時為御史大夫洎鑾輿將復宮闕遣左司郎中李選先行陳告宗廟之禮有司撰祝文稱

嗣皇帝真卿爲禮儀使謂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
奏改之中旨宣勞以爲名儒達識
李栖筠代宗朝爲給事中時禮部侍郎楊綰以進士科
無鄉舉之行試詩賦長澆浮之道請置五經秀才科下
廷議栖筠爲中書舍人賈至給事中李廙議與綰同雖
事寢不行而有識之士至今稱述焉
李承德宗初爲吏部郎中淮南黜陟使時梁崇義縱恣
倨慢朝廷將加討伐李希烈揣知之上表數稱崇義過

惡請率先誅討帝悅之每對朝臣多稱希烈忠誠承自黜陟迴因奏對帝又言之承奏曰希烈將軍討伐必有微勲但恐立功之後縱恣跋扈不受朝廷指揮必勞王師問罪帝初未之信無幾希烈既平崇義果有不順之迹帝思承言故驟加擢用未兩歳累拜同州刺史河中尹

蕭復為戸部尚書建中四年十月德宗避難于奉天以城隘不可久住議幸鳳翔且依張鎰復聞之遽請見曰

竊聞移幸鳳翔未審虛實帝曰有之復曰陛下大誤且鳳翔將士俱朱泚舊兵今泚悖逆此中必有同惡相濟者臣尚慮張鎰不能久奈何擬幸鳳翔帝曰朕行計已決試為鄉駐駕一日屬鳳翔後營將李楚琳殺張鎰自為節度使乃止

盧羣貞元中為侍御史有人誤告故尚父子儀嬖人張氏宅中有寶玉者張氏兄弟又與尚父家子孫相告訐詔促其獄羣上奏言張氏以子儀在時分財子弟不合

爭奪然張氏宅與親仁宅皆子儀家事子儀有大勲伏望陛下赦而勿問使私自引退帝從之時人賞其識大體也

許孟容憲宗時為吏部侍郎㑹元和十年六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并傷議臣裴度時淮夷逆命兇威方熾王師問罪未有成功言事者繼上章疏請罷兵及是盜賊竊發人情愈惑孟容詣中書雪涕而言曰昔漢廷有一汲黯耳姦臣尚為寢謀今主上英聖朝廷未有過失而狂

賊敢爾無狀寧謂國有人乎然轉禍為福此其時也莫若上聞起裴中丞為相令主兵柄大索賊黨窮其姦源後數日度果為相下詔行誅時謂孟容論議有大臣風采

令狐楚為左僕射時王涯等新誅楚請前所誅罪人頗給衣衾櫬櫝以順陽和之氣詔從之明年上巳於曲江宴百僚楚以新誅大臣不宜有樂疏奏不納因稱疾不赴宴議者美之

魏謩為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判水司事謩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貨吏雜處乞罷中司專綜戶部公事從之

後唐蕭頃為右補闕時國步艱難連帥倔強率多奏請欲立家廟于本鎮朝旨將俞允頃上章論奏乃止

冊府元龜卷四百六十五

冊府元龜卷四百六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臺省部

忠節

傳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蓋臣之事君能致其身而忘其死斯之為令德焉漢氏而下重臺閣之選良以出入扃禁參陪侍從奉承顧問與聞政事故其選益精而厥任彌重乃有挺貞確之操貫純亮之志臨危難而

必奮處屯夷而有守秉大節而不可奪執大義而無所苟誠心蘊於內風烈彰乎外其或終罹否運至於隕命者亦不乏焉千載之下凜乎其有生氣矣

漢金日磾為侍中初恭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武帝知太子寃乃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及謂及於禍也）遂謀為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上下於殿也）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帝行

幸林光宫甘泉一名林光秦之林光宫胡亥所造漢文於其旁起甘泉宫日磾小疾卧廬殿中所止曰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帝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無何猶言無故也日磾奏廁心動奏向也日磾方向廁而心動立入坐内户下須臾何羅褏白刃從東箱上置刃於衣褏中也褏古袖字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内欲入趨讀曰趣嚮也卧内天子卧處行觸寳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傳謂傳聲唱之帝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帝恐并中日磾中之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胡頸也捽其頸而投殿下

也捽音九兀反得擒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繇讀與由同

丙吉為光禄大夫給事中昭帝元平末以亡嗣大將軍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亡嗣海内憂懼欲亟聞嗣主亟急也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雖無嫡嗣旁立支屬令宗廟有奉故云大誼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恐危社稷故廢黜之天下莫不服焉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

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王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也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蓍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侍太后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議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是為宣帝

陳咸成哀間為尚書令王莽篡位父子並解官歸鄉里

猶用漢家祖臘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為祖神漢家火德戲於午故以午日為祖也臘者歲終祭衆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火德衰於戌故臘用戌日也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

後漢盧植為尚書董卓欲廢弘農王植曰按商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餘故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卓怒罷坐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

皇甫酈為謁者僕射時李傕郭汜數相攻擊天子以酈涼州舊姓有專對之才遣令和傕汜酈先詣汜後為詔命詣傕傕不肯曰我有討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輔清静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郭汜一名多何敢乃欲與吾等邪必欲誅之君為涼州人觀吾方略士衆足辨郭多不多又刼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傕有膽自知之酈答曰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斃近董公之彊明將軍目所見内有王公以為内

主外有董旻承璜以為鯁毒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
之間頭縣竿端此有勇而無謀也將軍身為上將把鉞
仗節子孫握權宗族荷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
刼質公卿將軍脅至尊誰為輕重耶張濟與郭多楊定
有謀又為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帥耳猶知將軍所為非
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肯從詔也傕不納鄭言而呵之
令出鄭出詣省門白傕不肯從詔辭語不順侍中胡邈
為傕所幸呼傳詔曰令飾其辭又謂鄭曰李將軍於卿

不薄又皇甫公為太尉李將軍力也鄺答曰胡敬才卿為國家常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此寧可用耶邈曰念卿失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鄺言我累世受恩身又嘗在帷幄君辱臣死當坐國家為李傕所殺則天命也天子聞鄺答語切恐傕聞之便勑遣鄺鄺裁出宮門傕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鄺忠直縱令去還答傕言追之不及

荀彧為侍中尚書令董昭欲共進曹公爵國公九錫備

物容以訪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圖振漢朝雖勲庸
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
魏鍾繇漢末為黄門侍郎是時獻帝在西京李傕郭汜
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絶曹公領兖州牧始遣使上書
傕汜等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
至寔議留曹公使拒絶其意繇説傕汜等曰方今英雄
並起各矯制專命惟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欵非
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等因繇言厚加答報繇是曹

公使命遂得通曹公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説惟
汜益虛心後傕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
得出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
徐宣為散騎常侍從文帝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
帝船回倒宣病在後淩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
孫禮為尚書時明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便投鞭
下馬欲奮劒斫虎詔令禮上馬
王經為尚書高貴鄉公之討司馬昭先告王沈王業及

沈業將奔告司馬昭將出呼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
晉范粲仕魏為太宰從事中郎齊王芳被廢遷于金墉
城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時晉景帝輔政名羣官會議
粲又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優容之粲又稱疾闔門不出
於是特詔為侍中持節使于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
乘車足不履地子孫常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輙密諮
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
太康六年卒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

裴頠為侍中頠以賈后不恱太子抗表請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仍啓增置後衛吏卒給三千兵於是東宮宿衛萬人頠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為是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然勤為左右陳禍福之戒兾無大悖幸天下尚安庶

優游卒歲此謀遂寢頠旦夕勸說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親侍太子而已或說頠曰幸與中宮内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則可辭病並退若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乎免矣頠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頠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

傅祗為侍中時將誅楊駿而駿不之知祗侍駿坐而雲龍門閉内外不通祗請與尚書武茂聽國家消息揖而

下階茂猶坐祇顧曰君非天子臣耶今内外隔絶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驚起

嵇紹既免侍中尋而朝廷有北征之役徵紹復其爵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惟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

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為聞者莫不歎息

髙光為尚書晉惠帝幸長安至新安寒甚帝墮馬傷足光進面衣帝嘉之

周莚義興陽羨人為黄門侍中郎徐馥之役莚族兄續亦聚衆應之元帝議欲討之王導曰兵少則不足制寇多遣則根本空虚莚忠烈至到為一郡所敬意謂直遣莚足能殺續於是詔以力士百人給莚使輕騎還陽羨

筵即日取道晝夜兼行既至郡將入遇續於門筵謂續曰宜與君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續不肯入筵逼牽與俱坐定筵謂太守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續衣裹帶小刀便操刃逼筵叱郡傳教吳曾何以不舉手曾有膽力便以刀環築續殺之筵因欲誅勰札侃拒不許（勰札皆筵從兄弟）委罪於從兄邵誅之筵不歸家省母遂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其忠公如此

刁協為尚書令在職數年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上

抑下故為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不側目然悉力盡心志在規救元帝甚信任之以奴為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皆協所建也衆庶怨望之及王敦構逆上疏罪協帝使協出督六軍既而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為人所殺送首於敦敦聽

刁氏收葬之帝痛恊不免窘捕送恊首者而誅之

王彬為侍中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顗被害先往哭顗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伯仁周顗之字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謇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

悖乃何至此爲吾不能殺汝耶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攻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耶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稜爲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

張闓爲尚書蘇峻之役闓與王導俱入宫侍衛峻使闓持節權督東軍王導潛與闓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令

逮起義軍陶侃等至假闓節行征虜將軍與振威將軍陶回共督丹陽義軍闓到晉陵使内史劉耽盡以一部穀并遣吳郡度支運四部穀以給車騎將軍郄鑒又與吳郡内史蔡謨前吳興内史虞潭會稽内史王舒等招集義兵以討峻峻平以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宜陽伯鍾雅為侍中蘇峻之亂王師敗績雅與劉超並侍衛太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雅曰國亂

不能救君危不能濟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庾亮臨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効耳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遷車駕幸石頭雅超流涕步從明年並為賊所害賊平追贈光祿勲華常為散騎常侍領太常蘓峻之亂常侍帝左右從至石頭備履艱危困悴踰年代荀邃為尚書蘇峻作亂邃與王導荀崧並侍天子於石頭

陸玩為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及蘇峻反遣玩與兄曄俱守宮城玩潛説賊將康術歸順以功封興平伯

丁潭為散騎常侍侍中蘇峻作亂帝蒙塵於石頭惟潭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峻誅以功賜爵永安伯

褚翜成帝初為左衛將軍蘇峻之役朝廷戒嚴以翜為侍中典征討軍事既而王師敗績司徒王導謂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翜即入上閤躬自抱帝登

太極前殿導升御牀抱帝𡚒及鍾雅劉超侍立左右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既入叱𡚒令下𡚒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兵士不敢上殿及峻執政猶以為侍中從乘輿幸石頭明年與光禄大夫陸曄等出據苑城蘇逸任讓圍之𡚒等固守賊平以功封長平縣伯

荀崧為太常王敦表崧為尚書左僕射及羣臣議元帝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宫未反祖宗之號宜

别思詳崧議以為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哲光啓中興德澤侔於太戊功業邁于漢宣臣敢依前典上號曰中宗既而與敦書承以長蛇未翦别拜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而遷毁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初敦待崧甚厚欲以為司空於此銜之而止成帝立崧為右光禄大夫開府録尚書事蘇峻之役崧與王導陸曄共登御牀擁衛成帝及帝被逼幸石頭

崧亦侍從不離帝側賊平帝幸溫嶠舟崧時年老病篤
猶力步而從咸和三年薨其後著作郎虞預與丞相王
導牋曰伏見前秘書監光禄大夫荀公生於積德之族
少有儒雅之稱歷位内外在貴能降蘇峻肆虐乘輿失
幸公處嫌忌之地有累卵之危朝士為之寒心論者謂
之不免而公將之以智險廹不懾扶侍至尊繾綣不離
雖無扶迎之勲宜蒙守節之報且其宣慈之美早彰遠
近朝野之望許以台司雖未正位已加儀同至守終純

固名定闔棺而薨卒之日直加侍中生有三愧之望沒無鼎足之名寵不增於前秩榮不副於本望此一時愚智所慊慨也今承大弊之後淳風頹散苟有一介之善宜在旌表之列而况國之元老志節若斯者乎不從

孔坦為侍中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身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緜緜奄忽無日脩短命

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没朝恩不報所懷未叙即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榱椽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味咏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亮報書曰廷尉孔君神遊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亦禍出不圖耳足

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況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之忝當大任國恥未雪夙夜憂憤嘗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畢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涕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慟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答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饗之

王坦之為侍中簡文帝臨殂詔大司馬温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

乃使坦之改詔焉

謝安為吏部尚書時桓温入朝而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已温威振内外人情噂喈互生同異安與王坦之盡忠輔翼終能輯穆及温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輙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温薨錫命遂寢

徐邈為中書舍人孝武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每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

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

謝邈字茂度性剛鯁無所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輙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

任旭為郎中州郡舉中正固辭歸家尋天下大亂陳敏作逆江東名豪並見羈縶惟旭與賀循守死不回敏卒不能屈

何充為中書令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

易世之後戚屬轉疎將為外物所攺謀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說成帝以國有強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攺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即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臣咸以為虧亂典制據而弗聽今琅邪踐祚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慙色後帝疾篤冰翼

意在簡文帝而充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充奉遺旨使立
太子是為穆帝冰翼深恨之
宋王僧綽為侍中會二凶巫蠱事泄文帝獨先召僧綽
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饗將
士僧綽密以啓聞帝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撰
畢送與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
王鑠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鑠
妃即湛妹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惟宜速斷

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畧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懐如初無煩疑論淮南子云以石投水吳越之善沒取之事機雖容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為能裁弟不能裁兒耳帝黙然江湛同侍坐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大傷切直僧綽曰帝亦恨君不直及劭弑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嘆

曰不用僧綽言以至於此劭既立轉為吏部尚書委以事任頃之劭料簡太祖巾箱及江湛家書既得僧綽所啓享士并廢諸王事乃収害焉時年三十一

沈懷文為侍中是時世祖遊幸無度太后及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陳不宜亟出後同坐松樹下風雨甚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繼且相與陳之江智淵卧草側亦謂言之為善俄而被名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景文又曰懷文所

啓宜從智淵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顔峻耶何以常知人事又曰顔峻小子恨不得鞭其面

顔覬之為光禄大夫泰始初四方同反覬之家尋陽尋陽王子房加以位號覬之不受曰禮年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謝非復軍旅之日況年將八十殘生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孔覬等不能奪時普天叛逆莫或自免惟覬之心迹清全獨無所與太宗甚嘉之

南齊謝朏初為宋侍中并掌中書散騎二省詔册高帝

進太尉又以胐為長史帶東海太守高帝方圖禪代思在位之臣以胐有重名深所欽屬論魏晉故事因曰晉革命時事久兆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胐答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即帝位魏武曰如有用我其為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帝不悦更引王儉為内史乃以胐為侍中領秘書監及齊受禪胐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胐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

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言於高帝請誅朏帝曰殺之則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遂廢於家

孫謙為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引謙為心膂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顧處會輒散甲士帝雖不罪而弗任焉

王敬則為都官尚書世祖初在東宮在左右張景真多僭侈太祖稱太子令殺之世祖憂懼稱疾月餘帝怒不解晝卧太陽殿敬則直入叩頭啓帝曰官有天下日淺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宮解釋之太祖乃幸東宮召諸王以下於玄圃園為家宴致醉乃還

江敩為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欝林即位遷掌吏部隆昌元年為侍中領國子祭酒欝林廢朝臣皆被名入宮敩至雲龍門託藥醉吐車中而去

梁王志初為齊吏部尚書領左衛將軍義師至城内害東昏百僚署名送其首志聞而歎曰冠雖敝可加足乎因取庭中樹葉挼服之僞悶不署名高祖覽牒無志署心嘉之弗以讓也

蕭懿為尚書令時東昏肆虐茹法珍王坦之等執政宿臣舊將並見誅夷懿既佐立元勲獨居朝右深為法珍等所憚乃説東昏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東昏信之將加酷害而懿親近之客具舟江渚勸令西

弈懿曰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耶遂遇禍

王進之初仕齊為給事黃門侍郎扶風太守武帝之舉兵也所在嚮應隣郡多請進之同遣修謁進之曰非吾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

王亮為尚書右僕射時義師至新林内外百僚皆道迎其未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欵亮獨不遣及城内既定獨推亮為首亮出見髙祖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而弗之罪也

張充初仕齊為侍中義師近次東昏召百官入宫省朝士慮禍或往來酣宴充獨居侍中省不出閤城内既梟東昏百官集西鍾下召充不至高祖霸府開以為大司馬

顔見遠初仕齊為治書侍御史俄兼中丞高祖受禪見遠乃不食發憤數日而卒高祖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人事而顔見遠乃至於此也

徐勉為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超升重位盡心

奉上知無不為

任孝恭為中書丞太清二年侯景寇逼孝恭啓募兵隷蕭正德屯南岸及賊至正德舉衆入賊孝恭還赴臺臺門已閉因奔入東府尋為賊所攻陷見害

姚僧坦為中書舍人周軍克荆州僧坦猶侍元帝不離左右為軍人所止方涕泣而去

陳殷不害仕梁為東宫通事舍人侯景之亂不害從簡文入臺城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朝

陛見過謁簡文景兵士皆羌胡雜種衝突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避易惟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及簡文為景所幽遣人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

孔奐為侍中五兵尚書世祖疾篤奐與高宗及仲舉并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入侍醫藥世祖常謂奐等曰今三方鼎峙生民未乂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晋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意乃流涕歔欷

而對曰陛下御膳康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冐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是為周旦阿衡宰輔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世祖曰古人遺直復見於卿

袁憲為尚書僕射禎明三年隋兵來伐隋將賀若弼進宮城北掖門兵衛皆散走朝士稍各引去憲衛侍左右後主謂憲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知松栢後凋也後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

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前殿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後主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後堂景陽殿入後主投下井憲拜哭而出

後魏古弼為尚書令太武大閲將較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太武常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為筆公弼屬官惶怖懼誅弼告之曰吾為臣事君使田獵不過盤遊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

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方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闚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為不虞之遠慮茍使國家有利吾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太武聞而嘆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疋鹿十頭

薛提為侍中治都曹事太武末秘不發喪尚書右僕射蘭延侍中和延等議以為皇孫幼冲宜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曰皇孫有世嫡之重民望所係春秋雖

少令問聞於天下成王孝昭所以隆周漢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必不可延等猶豫未決中常侍宗愛知其謀矯皇后令徵提等入遂殺之
高允為中書令獻文時有不豫以孝文幼冲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詢問允進跪帝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陛下上思祖宗托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獻文於是傳位於孝文賜帛一疋以標忠亮

于烈孝文時為散騎常侍及穆泰陸叡謀反舊京帝幸代泰等伏法代鄉舊族同惡者多惟烈一宗無所染豫帝嘉其忠操益器重之

王叡為吏部尚書太和二年孝文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虎圈有逸虎登閣道幾至御坐左右侍衛皆驚靡叡獨執戟禦之虎乃退去故親任轉重

于忠為侍中領軍宣武延昌末忠與門下議孝明帝幼冲以高陽王雍任城王澄輔政奏中宫請節勑授御史

中尉王顯欲逞奸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蓮等厲色不聽寢門下之奏侍中黄門但牒六輔姓字賚來孫蓮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肇録尚書事顯與高猛為侍中忠即於殿中收顯殺之

申徽大統中為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河橋之役大軍不利近侍之官分散者衆徽獨不離左右

北齊楊愔䰟永安初為通直散騎侍郎時年十八元顥入雒時愔從父兄侃為北中郎將鎮河梁愔適至侃處

便屬乘輿中失夜至河侃雖奉迎車駕北渡而潛南奔
愔固諫止之遂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
裴讓之任為中書侍郎齊受禪靜帝遜居别宫與諸臣
别讓之流涕歔欷
陳元康為侍中屬世宗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
並在世宗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世宗家蒼頭蘭
固成先掌厨膳甚被寵眤先是世宗杖之數十奐人性
躁又恃舊恩遂大怒與其同事阿叚謀害世宗阿叚時

事顗祖常執刀隨從云若聞東齊呌聲即以刃加於顗祖是日值魏帝初建東宮羣官拜表事罷顗祖出上東門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進食置刀於盤下而殺世宗元康以身扞蔽被刺傷重至夜而終楊愔狼狽走出野季舒逃匿於廁庫直紇奚舍樂扞賊死是時秘世宗凶問故殯元康於宮中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王松年孝昭擢拜為給事黄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政事甚善之孝昭晏駕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詔發言涕

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諸韻宣訖號慟自絶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中護梓宫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惟松年哭甚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恐松年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侯

後周徐招初仕後魏為二千石郎中爾朱榮死爾朱世隆屯兵河橋莊帝以招為行臺左丞自虎牢北渡引馬塲河内之衆以抗世隆後爾朱兆得招鎖送雒陽爾朱

仲遠數招罪將斬之招曰不虧君命得死為幸仲遠重之曰凡人受命理各為主今若為戮何以勸人臣乃釋之用為行臺右丞及仲遠南奔招獨還朝

薛端孝閔帝踐阼再遷戶部中大夫進爵為公晉公護將廢帝召羣臣議之端頗懷同異護不悅出為蔡州刺史

厙狄嶔以右下大夫從武帝東伐及并州軍敗侍臣殲馬及帝之出惟嶔侍從以功授上儀同大將軍

尉遐運為右宮伯建德三年武帝幸靈陽宮又令運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覧輔皇太子居守俄而衛刺王直作亂率其黨襲肅章門覧懼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指僅而得閉直既不得入乃縱火運恐火盡直黨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牀等以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以擊之直大敗而走是夜微運宮中已不守矣武帝嘉之授大

將軍賜以田宅妓樂金帛車馬什物等不可勝數

宇文孝伯宣帝時為小冢宰初帝為皇太子時西征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範盡以白高祖高祖怒撻帝數十詔除譯名是時譯又被帝親昵帝既追憾被杖乃問譯曰我脚上杖痕誰所為也譯答曰事繇宇文孝伯及王範鄭譯又因說王範捋須事帝乃誅範（初王範因內宴捋高祖鬚言太子之不善）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為之柰何孝伯對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

武帝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馬逃死足下若為身計直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為秦州總管

顏之儀為御正中大夫靜帝大象末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為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内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

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
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
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
何故索之於是隋文帝大怒命引出戮之然以其民之
望也乃止出為西疆郡守
隋盧楚大業末為尚書右司郎中江都難作楚與元文
都等於東都共立越王侗為帝及世充作亂兵攻太陽
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謂之曰

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兵入楚匿於大官署賊黨執之送於充所充奮袂令斬之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

唐溫彥博為中書侍郎突厥入寇命左衛大將軍張瑾為并州道行軍總管出拒之以彥博為行軍長史與寇戰於大谷軍敗彥博沒于北庭突厥以其近臣苦問以國家虛實及兵馬多少彥博固不肯言頡利怒遷於陰山苦寒之地太宗即位突厥送款始徵彥博還朝授雍

州治中

朱敬則天后時為冬官侍郎以張易之等權寵日盛恐有異圖常密謂左羽林將軍敬暉曰公若假皇太子之令舉北軍之兵誅易之兄弟兩飛騎之力耳其後暉等竟用其策及易之昌宗伏誅暉遂矜功自恃故賞不及於敬則俄出為鄭州刺史

蕭華天寶末為兵部侍郎陷賊偽授魏州刺史使人潛通表狀官軍至以為内應賊聞禁錮之收魏州得華於

獄百姓父老舉華庇百姓免其屠戮肅宗乃以為魏州刺史本州防禦使詔曰蕭華素有材能擢居省闥間者見迫狂虜陷於艱危遂能殉節本朝乃心王室潛通誠欵以表忠純殺身獨難通其不死之理行權有賞道其歸正之心終以見疑妄遭禁錮事則昭著理可甄明今魏郡既收疲甿思乂黔黎載請允叶人心宜更剖符仍思禦侮可魏州刺史

張鎬為左拾遺玄宗幸蜀自山谷徒步扈從肅宗即位

玄宗遣鎬赴行在所鎬至鳳翔奏議多有引益拜諫議大夫

盧奕為御史中丞知東都武部選事安禄山犯東都人吏奔散奕在臺獨居為賊所執見害

苗晉卿天寶末為憲部尚書致仕及朝廷失守衣冠流離道路多為逆黨所脅自陳希烈張均已下數十人盡赴雒陽晉卿潛遁山谷南投金州會肅宗至鳳翔手詔追晉卿赴行在所即日拜為左相軍國大務悉以咨之

楊綰為右拾遺天寶末肅宗即位綰自賊中冒難披榛求食以赴行在時朝廷方急求賢及綰至衆心咸悅拜起居舍人知制誥

顔真卿為刑部尚書李輔國矯詔遷𤣥宗居西宫真卿乃首率百僚上表謝問起居輔國譖之貶蓬州長史

李峴代宗初為禮部尚書兼宗正卿屬鑾輿幸陜峴由商山路赴行在既還京師拜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裴諝永泰中為考功郎中代宗居陜諝步懷考功及南曹二印赴行在帝見而謂之曰疾風知勁草果信矣

郭晞為工部尚書建中末丁父子儀喪洎朱泚反京師竟稱疾不出泚彊見之將授以兵晞瘖噤不言僅得免

蕭昕為散騎常侍朱泚之亂徒步出城泚急求之乃竄山谷間至奉天遷太子少傅

鄭雲逵為諫議大夫奉天之難雲逵奔赴行在

劉迺為兵部郎中建中四年涇原兵叛迺時卧病在私

第賊泚遣使以甘言誘之廼稱疾甚後又使其偽宰相
更來招諭廼托瘖疾又炙灼遍體偽宰相蔣鎮至知不
可刼脅乃歎息曰鎮亦嘗忝列曹郎苟不能死以至於
斯寧以自辱羶腥豈復汚穢賢哲乎歔欷而退及聞輿
駕出幸梁州廼自投於牀搏膺呼天因是危瘵絶食數
日而終贈禮部尚書
栁渾為尚書左丞及駕幸奉天渾微服徒行潛遁終南
山谷踰旬方達行在扈從至梁州改左散騎常侍

裴度為右僕射長慶二年十一月庚辰穆宗與中官擊鞠于禁中欻然有中官如為物所擊遂墮馬而仆帝警恐罷戲及昇殿足下履風眩就牀自是外不聞帝起居者三日庚寅宰臣及百寮至延英門又請入謁不許中外恟恟相視無色羣臣請立皇太子度累上疏請至內殿候上起居又請速定儲位乃宣旨許以翌日見羣臣辛卯羣臣序立於宣政衙內數刻方喚仗然後入閤如常儀帝在紫宸殿御大繩牀盡去左右衛臣以中官數

十人侍側百官拜舞稱賀連呼萬歲宰臣李逢吉進言景王年已長成請立為皇太子度又復奏曰自陛下即位以來皇王典禮無不備舉東宮虛位未見儲副今萬靈降福聖體痊和臣等得以此時瞻拜軒陛不敢不面獻血誠伏惟速降明詔以副天下顒顒之望帝雖不言感動顏色

孔緯為御史大夫僖宗幸山南遣中使傳詔令緯率百僚赴行在時京師悉變從駕官屬至盩厔並為亂兵所

剽資裝殆盡綿承命見宰相論事蕭遘裴澈以田令孜在帝左右意不欲行辭疾不見綿綿遣臺吏促百官上路皆以袍笏不具為辭綿無如之何乃召三院御史謂之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憲秩雖六騑奔迫而咫尺天顏累詔追徵皆無承禀非臣子之義也凡布衣交舊緩急猶相救卹況在君親策名委質安可背耶言竟泣下三院曰夫豈不懷但盩厔剽剥之餘乞食不給今若首途聊營一日之費俟宿信繼行可也綽拂衣而起曰吾

妻危疾旦不保夕丈夫豈以妻子之故忽君父之急耶
公輩善自為謀吾行決矣即日見鳳翔節度李昌符告
曰主上再有詔命令促百僚前進覲羣公之意未有發
期僕忝憲闈不宜居後道途多梗公幸假五十騎送至
陳倉昌符嘉之謂綿曰路無頓遞聚糧辦卽乃送錢五
十緡令騎士援綿達散關綿知朱玫必畜異志奏曰關
城小邑不足以駐六師請速幸梁州翌日車駕離陳倉
纔入關而邠岐之兵圍寶鷄攻散關微綿之言幾危矣

冊府元龜卷四百六十六